

我東曰歸，我情依遲——留別李莊栗峯碑銘

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史語所同仁鑄立「留別李莊栗峯碑銘」後離別李莊，至今已七十年了。史語所成立後，因時局動盪，歷經九次的遷徙。抗戰時「由首都而長沙，而桂林，而昆明，展轉入川」，一九四〇年八月遷至四川南溪李莊栗峰上的板栗坳，「適茲樂土，爾來五年矣」，是史語所抗戰時期待過最久的地方。



左：「留別李莊栗峯碑銘」拓片

右：重刻「留別李莊栗峯碑銘」(二〇一二年趙鵬拍攝)

董作賓對當時的生活環境及研究工作有最生動、最有趣的描述：他說傅斯年「他忙著督促指導各部分的研究工作，他忙著審核論文，編印集刊，他已編成了集刊五大冊六十萬字的論文；他忙著和同事們討論每個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問題；他忙著替朋友和同事們買藥、請大夫、治病；他忙著和朋友們擺龍門陣，討論天下國家大事，或者寫信給朋友吵嘴；他忙著到大廚房去拍蒼蠅，或者叫人鋤路旁的野草，把毛廁裡多撒石灰；他忙著為同事買米、買布、買肥皂等等。……他老是這樣的忙著。」二〇〇八年史語所八十周年，王汎森所長重訪舊跡：「走在李莊鎮上，踏著古舊青石板，我才領悟到『紙上得來終是淺』，……一到當地，我們才知道板栗坳離鎮上還很遠，而且是位在一個相當孤獨隔絕的環境裡。」但在這樣的環境，董作賓、勞榦完成《殷曆譜》、《居延漢簡》等重要著作。

「我東曰歸，我情依遲。英辭未擬，惜此離思」，為記念這段艱苦歲月，離別前五十三位同仁集資同建「留別李莊栗峯碑銘」(圖左)，碑額是董作賓(1895-1963)以甲骨文書「山高水長」，碑文由陳槃(1905-1999)撰，勞榦(1907-2003)書法，堪譽為「三絕碑」。原碑銘據傳在文革期間損壞，二〇一一年二月四川翠屏區人民政府將史語所「李莊舊址」公布為「區級文物保護單位」，同年十二月重立「留別李莊栗峯碑銘」(圖右)，此照片為趙鵬女士拍攝，謹此致謝。(DRM) 歷史文物陳列館 <http://museum.sinica.edu.tw/>

## 附錄：碑銘釋文

### 山高水長

#### 留別李莊栗峯碑銘

李莊栗峯張氏者，南溪望族。其八世祖煥玉先生，以前清乾隆間，自鄉之宋嘴移居于此。起家耕讀，致貲稱鉅富，哲嗣能繼，堂構輝光。本所因國難播越，由首都而長沙，而桂林，而昆明，展轉入川，適茲樂土，爾來五年矣。海宇沈淪，生民荼毒，同人等猶幸而有託，不廢研求。雖曰國家厚恩，然而使客至如歸，從容樂居，以從事于游心廣意，斯仁里主人暨諸軍政當道，地方明達，其為藉助，有不可忘者。今值國土重光，東邁在邇。言念別離，永懷繾綣。用是詢謀，僉同釀金伐石，蓋弇山有記，峴首留題，懿跡嘉言，昔聞好事。茲雖流寓勝緣，亦學府一時故實。不為鐫傳以宣昭雅誼，則後賢其何述？銘曰：

江山毓靈，人文舒粹，舊家高門，芳風光地。滄海驚濤，九州煎灼，懷我好音，爰來爰託。朝堂振滯，鐙火鉤沈，安居求志，五年至今。皇皇中興，泱泱雄武，鬱鬱名京，峨峨學府。我東曰歸，我情依遲。英辭未擬，惜此離思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：傅斯年，李方桂，李濟，凌純聲，董作賓，梁思永，岑仲勉，丁聲樹，郭寶鈞，梁思成，陳槃，勞榦，芮逸夫，石璋如，全漢昇，張政烺，董同龢，高去尋，夏鼐，傅樂煥，王崇武，楊時逢，李光濤，周法高，逢欽立，王叔岷，楊志玖，李孝定，何茲全，馬學良，嚴耕望，黃彰健，石鍾，張秉權，趙文濤，潘愨，王文林，胡占魁，李連春，蕭綸徽，那廉君，李光宇，汪和宗，王志維，王寶先，魏善臣，徐德言，王守京，劉淵臨，李臨軒，于錦繡，羅筱渠，李緒先同建。陳槃撰文，董作賓題額，勞榦書。

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莊舊址（二〇一二年趙鵬拍攝）